

增頁

胡元義
會叔平

Fran Müller

目次

墳

題記	七
人之歷史	一
科學史教篇	一
文化偏至論	一
摩羅詩力說	一
我之節烈觀	一
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	一

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·····	一三九
娜拉走後怎樣·····	一四二
未有天才之前·····	一五〇
論雷峰塔的倒掉·····	一五七
說胡蝶·····	一
論照相之類·····	一
再論雷峰塔的倒掉·····	一七四
看鏡有感·····	一八〇
春末閒談·····	一八五
燈下漫筆·····	一九二
雜憶·····	二〇一
論『他媽的』·····	二一〇
論睜了眼看·····	二一五
從胡鬚說到牙齒·····	二二一
堅壁清野主義·····	二三三

△寡婦主義……………三九

論『費厄潑賴』應該緩行……………二四

寫在『墳』後面……………二五

原 书 空 白 页

題記

將這些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，集合了做成一本書樣子的緣由，說起來是很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。首先就因為偶爾看見了幾篇將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謂文章。這是我做的麼？我想。看下去，似乎也確是我做的。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；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，文章要長，愈長，稿費便愈多。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，簡直是生湊。倘在這幾年，大概不至于那麼做了。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，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；現在爲排印的方便起見，改了一點，其餘的便都由他。這樣生澀的東西，倘是別人的，我恐怕不免要勸他『割愛』，但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，而且也並不『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』，愈老就愈進步。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，至今沒有人再提起，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

的一個小原因。他們的名，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，民國告成以後，我便將他們忘卻了，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。

其次，自然因為還有人要看，但尤其是因為又有人憎惡着我的文章。說話說到有人厭惡，比起毫無動靜來，還是一種幸福。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着，而有些人們却一心一意在這專給自己舒服世界。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，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，使他有時小不舒服，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，蒼蠅的飛鳴，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；我卻明知道，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。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，即如我的戒酒，喫魚肝油，以望延長我的生命，到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，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——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，就是敵人罷——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。君子之徒曰：你何以不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呢？斯亦卑怯也已！但我是也不想上這些誘殺手段的當的。木皮道人說得好，『幾年家軟刀的割頭不覺死，』我就要專指斥那些自稱『無鎗階級』而其實是拿着軟刀子的妖魔。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話，也就是一把軟刀子。假如遭了筆禍了，你以爲他就尊你爲烈士了麼？不，那時另有一番風涼話。倘不

信，可看他們怎樣評論那死于三一八慘殺的青年。

此外，在我自己，還有一點小意義，就是這總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。所以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，神魂是無法追蹕的，但總不能那麼決絕，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，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，一面是埋藏，一面也是留戀。至于不遠的踏成平地，那是不想管，也無從管了。

我十分感謝我的幾個朋友，替我搜集、抄寫、校印，各費去許多追不回來的光陰。我的報答，卻只能希望當這書印釘成工時，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。別的奢望，並沒有什麼；至多，但願這本書能够暫時躺在書攤上的書堆裏，正如博厚的大地，不至于容不下一點小土塊。再進一步，可就有些不安分了，那就是中國人的思想、趣味，目下幸而還未被所謂正人君子所統一，譬如有的專愛瞻仰皇陵，有的卻喜歡憑弔荒塚，無論怎樣，一時大概總還有不惜一顧的人罷。只要這樣，我就非常滿足了；那滿足，蓋不下於取得富家的千金云。

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大風之夜，魯迅記于廈門。

原 书 空 白 页

人之歷史

——德國黑格爾氏種族發生學之一元研究詮解——

進化之說，粘灼於希臘智者德黎（Thales）至達爾文（Ch. Darwin）而大定。德之黑格爾（E. Haeckel）者，猶赫胥黎（T. H. Huxley）然，亦近世達爾文說之謳歌者也，顧亦不篤於舊，多所更張，作生物進化系圖，遠追動植之繩迹，明其曼衍之由，間有不足，則補以化石，區分記述，蔚爲鴻裁，上自單玄，近迄人類，會成一統，徵信歷然。雖後世學人，或更上征而無底極，然十九世紀末之言進化者，固已大就於斯人矣。中國邇日，進化之語，幾成常言，喜新者憑以麗其辭，而篤故者則病儕人類於獼猴，輒沮遏以全力。德哲學家保羅生（Fr. Paulsen）亦曰，讀黑格爾書者多，吾德之羞也。夫德意志爲學術淵藪，保羅生亦愛

智之士，而猶有斯言，則中國抱殘守闕之輩，耳新聲而疾走，固無足異矣。雖然，人類進化之說，實未嘗瀆靈長也，自卑而高，日進無既，斯益見人類之能，超乎羣動，系統何昉，寧足恥乎？黑氏著書至多，輒明斯旨，且立種族發生學（Phylogenie），使與個體發生學（Ontogenie）並，遠稽人類由來，及其曼衍之迹，羣疑冰泮，大闢犖然，爲近日生物學之峰極。今乃敷張其義，先述此論造端，止於近世，而以黑氏所張皇者終。

人類種族發生學者，乃言人類發生及其系統之學，職所治理，在動物種族，何所由昉，事始近四十年來，生物學分支之最新者也。蓋古之哲士宗徒，無不目人爲靈長，超邁羣生，故縱疑官品起原，亦彷徨於神話之歧途，詮釋率神闕而不可思議。如中國古說，謂盤古闢地，女媧死而遺骸爲天地，則上下未形，人類已現，冥昭蒙闇，安所措足乎？屈靈均謂鼇載山抃，何以安之，衷懷疑而詞見也。西國創造之譚，摩西最古，其創世記開篇，即云帝以七日作天地萬有，搏埴成男，析其肋爲女。當十三世紀時，力大偉於歐土，科學隱耀，妄信橫行，羅馬法王，又竭全力以塞學者之口，天下爲之智昏，黑格爾諡之曰世界史之大欺罔者（Die groesten Gaukler Weltgeschichte），非虛言也。已而宗教改萌，景教之迷信亦漸破，歌

白尼 (Copernicus) 首出，知地實遶日而運，恆動不居，於此地球中心之說墮，而考覈人類之士，亦稍稍現，如韋賽黎 (A. Vesalis)、歐斯泰幾 (Eustachi) 等，無不以鈎驗之術，進智識於光明。至動物系統論，則以林那出而一振。

林那 (K. von Linné) 者，瑞典耆宿也，病其時諸國之治天物者，率以方言命名，繁雜而不可理，則著天物系統論，悉名動植以臘丁，立二名法，與以屬名與種名二。如貓、虎、獅三物大同，則謂之貓屬 (Felis)，而三物又各異，則貓曰 Felis domestica，虎曰 Felis tigris，獅曰 Felis leo。又集與此相似者，謂之貓科；科進爲目，爲綱，爲門，爲界。界者，動植之判也。且所著書中，復各各記其特點，使一披而了然。惟天物繁多，不可殫盡，故每見新種，必與新名，於是世之欲以得新種博令譽者，皆相競搜採，所得至多，林那之名大顯，而物種 (Arten) 者何，與其內容界域之疑問，亦同爲學者所注目矣。雖然，林那於此，固仍襲摩西創造之說也，創世記謂今之生物，皆造自世界開闢之初，故天物系統論亦云免諾亞時洪水之難，而留遺於今者，是爲物種，凡動植種類，絕無增損變化，以殊異於神所手創云。蓋林那僅知現在之生物，而往古無量數年前，嘗有生物棲息地球之上，爲今日所無有者，則未

之覺，故起原之研究，遂不可幾。並世博物家，亦篤守舊說，無所發揮，即偶有覺者，謂生物種類，經久久年月間，不無微變，而世人聞之皆峻拒，不能昌也。遞十九世紀初，乃始誠有知生物進化之事實，立理論以詮釋之者，其人曰蘭麻克，而寇偉實先之。

寇偉 (N. G. Cuvier) 法國人，勤學博識，於學術有偉績，尤所致力者，爲動物比較解剖及化石之研究，著化石骨骼論，爲今日古生物學所由昉。蓋化石者，太古生物之遺體，留跡石中，歷無數劫以至今，其形了然可識，於以知前世界動植之狀態，於以知古今生物之不同，實造化之歷史，自溯其業於人間者也。揣古希臘哲人，似不無微知此意者，而厥後則牽強附會之說大行，或謂化石之成，不過造化之遊戲，或謂兩間精氣，中人爲胎，迷入石中，則爲石蛤石螺之屬。速蘭麻克查貝類之化石，寇偉查魚獸之化石，始知化石誠古生物之留蛻，其物已不存於今，而林那創造以來無增減變遷之說遂失當。然寇偉爲人，固仍襲生物種類永住不變之觀念者也，前說垂破，則別建變動說以解之。其言曰，今日生存動物之種屬，皆開闢之時，造自天帝之手者爾。特動植之遭開闢，非止一回，每開闢前，必有大變，水轉成陸，海墳爲山，於是舊種死而新種生，故今茲化石，悉由神造，惟造之之時不同，則爲狀

自異，其間無係屬也。高山之顛，實見魚貝，足爲故海之徵，而化石爲形，大率撐拒慘苦，人可知其變之劇矣。自開闢以至今，地球表面之大故，至少亦十五六度，每一變動起，舊種悉亡，爰成化石，留後世也。其說遑虬，無實可徵，而當時力乃至偉，崇信者滿學界，惟聖契黎（Geoffroy St. Hilaire）與抗於巴黎學士會院，爲寇偉博識，據壘極堅，聖契黎動物進化之說，復不具足。於是千八百三十年七月三十日之討論，聖契黎遂敗。寇偉變動之說，盛行於時。

雖然，不變之說，遂不足久，醫學者之心也，十八世紀後葉，已多欲以自然釋其疑問，於是有瞿提（W. von Goethe）起，建形蛻論。瞿提者，德之大詩人也，又邃於哲理，故其論雖憑理想以立言，不盡根於事實，而識見既博，思力復豐，則犁然知生物有相互之關係，其由來本於一原。千七百九十年，著植物形態論，謂諸種植物，皆出原型，即其機關，亦悉從原官而出；原官者，葉也。次復比較骨骼，造詣至深，知動物之骨，亦當歸一，即在人類，更無別於他種動物之型，而外狀之異，特緣形變而已。形變之因，有大力之構成作用：二在內謂之求心力，在外謂之離心力，求心力所以歸同，離心力所以趨異。歸同猶今之遺傳，趨異猶今之適

應。蓋瞿提所研究，爲從自然哲學深入官品構造及變成之因，雖謂爲蘭麻克、達爾文之先驅，蔑不可也。所憾者則其進化之觀念，與康德（L. Kant）、倭堪（L. Oken）諸哲學家立意略同，不能奮其偉力，以撼種族不變說之基礎耳。有之，自蘭麻克始。

蘭麻克（Jean De Lamarck）者，法之大科學家也，千八百二年所著生體論，已言及種族之不恆，與形態之轉變；而精力所注，尤在動物哲學一書，中所張皇，先在生物種別，由於人爲之立異。其言曰，凡在地球之上，無間有生無生，決無差別，空間凡有，悉歸於一，故支配非官品之原因，亦即支配有官品之原因，而吾黨所執以治非官品者，亦即治有官品之塗術。蓋世所謂生，僅力學的現象而已。動植諸物，與人類同，無不能詮解以自然之律；惟種亦然，決非如聖書所言，出天帝之創造。況寇偉之說，謂經十餘回改作者乎？凡此有生，皆自古代聯綿繼續而來，起於無官，結構至簡，繼隨地球之轉變，以漸即於高等，如今日也。至最下等生物，漸趨高等之因，則氏有二律，一曰假有動物，雛而未壯，用一官獨多，則其官必日強，作用亦日盛。至新能力之大小強弱，則視使用之久暫有差。淺譬之，如鍛人之腕，荷夫之脛，初固弗殊於常人，逮就職之日多，則力亦加進，使反是，廢而不用，則官漸小弱，能力亦亡，

如盲腸者，鳥以轉化食品，而無用於人，則日萎耳筋者，獸以動耳者也，至人而失其用，則留微迹而已，是爲適應。二曰凡動物一生中，由外緣所得或失之性質，必依生殖作用，而授諸子孫。官之大小強弱亦然，惟在此時，必其父母之性質相等，是爲遺傳。適應之說，迄今日學人猶奉爲圭臬，遺傳之說，則論諍方烈，未有折衷，惟其所言，固進化之大法，即謂以機械作用，進動物於高等是已。試翻動物哲學一書，殆純以一元論眼光，燭天物之系統，而所憑藉，則進化論也。故進化論之成，自破神造說始。蘭麻克亦如聖契黎然，力駁寇偉，而不爲世所知。蓋當是時，生物學之研究方殷，比較解剖及生理之學亦盛，且細胞說初成，更近于個體發生學者一步，於是萃人心於一隅，遂蔑有致意於物種由來之故者。而一般人士，又篤守舊說，得新見無所動其心，故蘭麻克之論既出，應者寂然，即寇偉之動物學年報中，亦不爲一記，則說之孤立無和，可以知矣。迨千八百五十八年而達爾文暨華累斯（A. R. Wallace）之天擇論現，越一年而達爾文物種由來成，舉世震動，蓋生物學界之光明，掃羣疑於一說之下者也。

達爾文治生學之術，不同蘭麻克，主用內籀，集知識之大成，年二十二，即乘汽艦壁克